

新時代
小叢書

7

山田坂仁作
阮有秋譯

資產階級的唯物論
與無產階級的唯物論



★ 新 時 代 小 叢 書 ★

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與辯證法唯物論

山田坂仁作
阮有秋譯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與辯證法唯物論

目次

- 一 資產階級的唯物論.....一
- 二 辯證法唯物論.....二二

目次

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與辯證法唯物論

一 資產階級的唯物論

這裏所說的資產階級的唯物論，是指勃興期資產階級中產生出來的唯物論。如果要詳細說明它，就得要說明它的各種各樣的種類和特徵。但是這裏只想就其共通的主要特徵，並且只是就其與辯證法唯物論有關各點加以考察。

誰都知道，馬克思在他那有名的「費爾巴哈論綱」中，對於從來的唯物論的主要缺點作了如下的述評：

「從來的一切唯物論——連費爾巴哈的唯物論也在內——的主要缺點，是在於只在客觀或直觀的形式中去理解對象、現實、感性，而不是把它們看做人的感性的活動、實踐去理解它們，不是主觀地去理解它們。」

這裏是把辯證法唯物論以外的一切唯物論的主要缺點，作了一個理論的總括。本文



也許不過是把馬克思在這個論綱中所表現的思想反省一下罷了。但是我想這也不見得沒有意義。因為在今天，馬克思這個論綱是最被主觀性論者錯誤地利用着。馬克思在這個論綱中說過把對象看做「實踐」去理解，又說過「主觀地去理解」，可是這些話却被主觀性論者完全用觀念論的方法修正着、流傳着。在他們這批人當中，實踐成了口頭禪。可是，結果，他們口中所謂實踐，與馬克思主義革命的實踐是貌合神離的，這不過是資產階級「實踐哲學」中所說的「實踐」——實則是小市民的觀念的實踐論——罷了，并且這也不過是想拿這種手法來修正馬克思主義革命的實踐的機會主義罷了。不過關於主觀性論者的「實踐」論，已經在別的地方詳細討論過，這裏就不再提了。

馬克思在上述論綱中是說「只在客觀或直觀的形式中去理解」對象——事物，他在別的地方也用「形而上學的」一詞來表示這個意思。「形而上學的」這個字眼有兩個意義。它的本來的意義，是以超越我們的經驗和歷史的永久不變的「本體」為前提。但是它的一般意義是指的一種態度，即按照事物的直觀印象去了解事物，並且把這種了解原

封不動地固定起來，也就是按照對象的外表姿容去了解對象，而認為它是一次完成的；這個字眼在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中也每每是作這個意思用的。資產階級的唯物論的根本性格，要而言之，也是一種只知按照對象的固定的、靜止的印象而直觀地、受動地去了解它的態度。

當然，像這樣的態度和性格，是不限於資產階級的唯物論的。這是「從來的一切唯物論」所共通的特徵。但是這裏不能夠就「從來的一切唯物論」來具體地研究這個問題。這裏只打算就資產階級的唯物論，來考察一下這樣的根本特徵，是具體地表現了一些怎樣的缺點？

講到資產階級的唯物論，也有各種各樣的形態，不過這裏先提出自然科學的唯物論來研究一下，這是資產階級的唯物論的主要形態。勃興期的資產階級唯物論的性格，在自然知識和自然觀的領域中表現得特別鮮明。

勃興期的資本主義經濟，基於其生產技術上的必要，差不多是多多益善地需要着自

然知識。同時自然知識，由於這種必要，也有了空前的發展。如果不對於自然本身予以忠實的觀察和記錄，如果不對自然本身的固有運動法則加以考察，人們便無從得到有助於實際生產技術的知識，其餘一切都在其次。因此，不管人們喜歡不喜歡，如果想要獲得有助於實際生產的自然知識，便不得不對自然採取客觀的唯物論的態度。在當時年青的資本主義時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不但還不是社會之物質的生活發展的阻力，倒是對於這種發展起了空前有力的推動作用；因此資產階級對於自然的態度，也不得不適應這種作用的強度，而是客觀的唯物論的了。

但是，正如恩格斯所一再說過的一樣，當時的自然科學還是很幼稚的。在當時的自然科學的發展中，發展的水準比較高些的是特別爲了適應資產階級的機械生產的必要而發展起來的力學和數學。力學正如 *Mechanics* 這個字眼所暗示的一樣，是由「應用於機械」這個意思轉來的字眼，它的研究對象是在固定而靜止的物體間起作用的力，與由此所產生的運動的關係。力學在物理學的各分科當中發達得最早，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和牛頓奠定了所謂古典力學的基礎。這是物理學中的數理研究方法的標本。這件事對於力學的世界觀的風行發生了決定的影響，一直到電磁學世界觀出現為止，差不多沒有人不把力學看做最根本的科學。所以，當我們考察爲資產階級唯物論的主要形態的自然科學唯物論時，我們可以說力學的世界觀是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機械論的」這個字眼之所以常與「形而上學的」這個字眼一同用以來表示資產階級唯物論的特徵，便是因爲這個原故。

但是十七、八世紀中的自然科學的各分野，就全體而言，還是互相孤立，互相分散的。講到物質與生命與意識之間的相互關聯和推移的各種條件，當時的知識還是非常貧弱。力學和數學等與生理學和心理學等之間，還有完全無法逾越的鴻溝，至於這些科學與經濟科學和政治科學之間所存在的鴻溝也是一樣。當時的心理學和哲學，也都還沒有成爲科學；至於所謂人生觀和社會觀，那是更用不着說了。就是心理學和哲學，頂多也不過是一種擬似科學罷了。就講存在和對象吧，也不是說只有力學所研究的本質上死了

的固定的物體或機械類，才是存在，才是對象。感覺着欲望着并且作用於別的存在，也是存在，并且在這些存在當中，人正可說是最代表的存在。可是，在當時還缺乏充分的理論條件——具體知識——從統一的關聯中把各種各樣的存在理解為物質的各種運動和發展的各種形態。科學的這種跛足的發達狀態，於是便產生了一種錯誤傾向，以為那種可以適用於自然的一部份的力學和數學原理，不但可以適用於其他一切部門，甚至可以適用於社會生活。

一切的意識形態，都各自有其相對的獨立性的體系。在這個限度內，這個意識形態的性格如何，就要看這個體系所必需的各要素，從它的先行時代承繼了些怎樣的傳統和遺產？同時還要看它在它那個時代，發展了一些怎樣的新性質，到了怎樣的程度？資產階級的唯物論在這點也不是例外，它便是資產階級所必需的，并且發展起來的知識的性質和範圍與程度的反映。

但是，這也不過是說，在理論上直接受到的制約是如此罷了。至於講到資產階級的

唯物論之形而上學的和機械論的性格的起源，則不但應當從這樣的單單由資產階級所賦予的知識側面加以考察，並且應當從作爲一個階級看待的資產階級本身的歷史位置和作用，去加以更深刻的考察。

從認識論的觀點來說，我們的普遍的知識，大體上都是跟在個別的知識後面發達起來的。無論就「個體發生」的意義而言也好，或就「系統發生」的意義而言也好，都可以這樣說。個別事物所組成的一般的關係如何？以及個別事物是在怎樣一種一般的原理之下運動着的？人們爲了要能够獲得這些知識，首先需要就個別事物的性質和它們的個別運動形態，甚至它們的特殊運動形態積蓄着某種程度的具體觀察和經驗。所以我們可以說，我們的知識的第一階段，一般說來是對於對象的個別的、直觀的態度。我們在最初一定得要對於對象本身的各種直接的性質和各種直接的規定，獲得明確的、可以說是無可動搖的印象。所以就講科學的發展吧，在知識的發展程度還不高、其範圍又還不大、一般地還是幼稚的時候，整個說來，知識當然是缺乏統一性的、分散的、形而

上學的知識；如果這「形而上學的」的意義是指直觀的、把對象固定化起來的傾向而言的話。

但是最根本的問題并不在這裏。問題是在於這樣的一種認識論的機能，何以不得不與別的各种機能——例如空想的機能或推理的機能——隔絕開來并且強調起來？在直觀形式中理解對象，并且把對象固定化起來的認識論的機能，固然是我們基於感覺和知覺的直接的知識所固有的東西，并且是絕對必要的東西；但是從這句話中，并不能得出結論說某一時代的整個知識，必然地帶有直觀的乃至形而上學的傾向或一般的性格。一般說來，單只從認識論的機能是引伸不出某一時代的知識之一般的性質或發展方向的（這道理是極其自然的，無論講機械論的性質也好，或講辯證法的性質也好，都可以這樣說）。

那末，我們到底應當從何處去尋求資產階級唯物論的形而上學的和機械論的性格之社會的乃至階級的根源呢？

它的最深的根源也不在別處，而在資產階級的商品生產樣式本身當中。商品的物神崇拜（即認為在個別的事物當中藏有祕密的力并且進而崇拜這種力），便是資產階級所固有的想事方法。在資本主義經濟當中，人與人的關係是當做商品與商品（即物與物）的關係表現出來的。無論是作為物的對象看待的商品也好，貨幣也好，資本也好，在資本家的社會看來，好像都具有生出利潤的「本性」似的。金錢是當做一位支配人們的運命之「神」表現出來的。資產階級沒有能够理解：商品的這種「神祕性質」，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一個表現。

資產階級的商品經濟，與中世的自然經濟不同：在資產階級的商品經濟中，個別生產者脫離了人格的從屬關係，他們是自由獨立的了。他們是依照個人主義的方法生產着物品。各人都是個別地從事於私的勞動。但是這樣個別的私的勞動，爲了要成爲這麼一種個别的自由勞動，要有一個前提；并且只在這個前提之下才能成功，這便是這種勞動的產物要與别的產物相交換。任意的職業，爲了要按照任意的方法在社會上存在，任意

的產物，爲了要自由地與別的產物相交換，於是交通和交換不得不普遍發達起來。爲了要按照普遍方法進行任意的交換，不得不根據一個共通的價值——即一切人們所共通的同樣勞動（勞動一般）來衡量一切的生產物。只有這樣做，然後各個私的勞動才實在成爲社會的總勞動之一環。所以人們衡量私的勞動價值，總是常常拿它生產物品時所必需的社會的勞動時間做標準。所以所謂商品的神祕性，實際上也無非是人們自身勞動的這種歷史的性格——商品生產社會中超感性的社會的勞動一般與感性的私的勞動的對立——在其生產物本身上的投影，無非是這種歷史的性格作爲「各種社會的自然的屬性」（馬克思）表象出來的東西罷了。

資產階級的社會是在封建社會的胎內自然發生地成長起來的，這種社會反映在資產階級的眼中，當然是天生成的，已經完成了的東西。社會的事物被他們反省起來的時候，一切都帶了「自然形態的固定性」。商品也是一樣，它的完成了的、固定的形態——特別是貨幣——不是表示商品與商品（個別生產者與生產者）之間的社會的關係，而是

用物的、自然的形態，來掩蔽這種社會關係。

人們的思惟，按照這樣的方法分裂爲超感性的和感性的東西，這樣的事體在資產階級社會以前是沒有的。在中世的自然經濟中，人格的從屬關係支配了物質的生產，那時商品經濟還沒有普遍地發達起來，勞動的直接社會形態，不是社會的勞動一般，而是勞動的特殊、自然的形態。所以人與人的關係——它的等級制無論怎樣被神聖化被解釋都可以——用不着變換爲物與物（生產物與生產物）的關係表現出來，而常常是表現爲他們自身的人格關係。

要而言之，資產階級的思惟所固有的特色，第一是按照機械論的方法把對象個別化起來的傾向，即把個別對象的直接的自然形態了解爲絕對的東西的傾向。第二是使這些個別形態所互相關係互相運動的一般原理，採取一種潛藏在個別對象內的幻想形態表現出來。這是一種矛盾的表現。因此，個別的自然形態，便不得不是原封不動而一面又與這種自然形態所固有的幻想的一般者（如貨幣的一般的物神崇拜的表現）相結合，并且

從這裏引導出來。正如商品的物神崇拜，是生根在商品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二重性的資產階級幻想一樣，在資產階級的商品社會中，一般的想事方法，也常常使個別與普遍的辯證法的關係採取幻想的姿態。講到人與人的關係時，這種想事的方法，便使得個別的自由獨立的個人，一方面始終是具有分散的多種多樣的差別，而同時他方面又使得這樣個別的差別爲了要成爲可能，他不得不採取抽象的個人一般——即永遠的「人性」「自我」「個性」等等——的現象形態。這種想事的方法，是想從超歷史的永遠的「人性」和「自我」與「個性」等各種性質把現實的人的各種歷史行動引導出來。

在封建社會當中，使個物與個物發生關係并且使它們活動起來的一般者，是決定了等級的人格從屬關係。生產命令常常是來自上面。在封建社會當中，這個一般者的物活論的幻想的神，要而言之不過是披上了聖衣的領主罷了。這樣的神既是君臨在各個人之上，同時又存在於各個人之外。可是在資產階級的社會當中，神却鑽進各個人裏面去了。現實的個人，分裂成看得見的自然形態和眼睛所不能看見的永遠的形態，并且後者

潛藏在前者裏面，而前者則又成了後者的「外化」了的東西。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第四節中用了下面的幾句話描寫了這種情形：

「基督教，特別是在資產階級手上發展起來的新教、理神教等，都是把抽象的人作為神來崇拜的；在商品生產者們的社會內，這些宗教是最適合的宗教形態；在這種社會當中所結成的一般的、社會的生產關係是生根在一種特殊的價值關係上，這種價值關係使商品生產者們把生產物當做商品、因此也當做價值而使它們互相發生關係，從而也把他們的私的勞動在這種物的形態上當做同樣的人類勞動而使它們互相發生關係。」

要而言之，在資產階級的社會當中，個別地分散了的個物（個別的商品和商品生產者，一般說來即個別的人和事物）都被看成了構成社會或全體的根源的單位，而在他方面，社會或全體又被賦予了幻想的一般形式。這種思想方法，在我是常常把它叫做抽象的、幻想的原子論的。

這種可以名之為抽象的原子論的世界觀，是從資產階級自身社會的經濟的生活中產

生出來；我們可以知道：這樣的世界觀，在資產階級社會當中是發生了很大作用的，它成了資產階級一切行動和思想的共通根基和骨幹，因此，也成了他們的自然觀和社會觀的共通根基和骨幹。現在再回到前面的論點，作為資產階級唯物論的自然科學唯物論，其所以不得不帶有形而上學的、機械論的性格，不能單從資產階級所促使發展的知識的性質和範圍與程度去理解它，同時還應考慮到資產階級的經濟社會所固有的一般世界觀，和資產階級本身底歷史的、階級的性格，才能夠理解它。

但是資產階級的唯物論——一般地倒不如說是資產階級的世界觀——的形而上學的和機械論（原子論）的缺點之特別而又濃厚地表現為致命缺點的，是在它的社會觀和歷史觀的領域。資產階級在自然觀的領域，雖說是抱了相當徹底的唯物論見解，但是在社會觀的領域，則他們結局只能夠提出觀念論的說明。在這一點，我們就從法蘭西唯物論中，也是可以十分明白地看出來的；而法蘭西唯物論，正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最徹底的表現。法蘭西唯物論者，在自然觀的領域內，沒有一個例外都是唯物論者（或是理神

論者——而這又恰恰是「隱藏着的無神論」。但是等到他們說明人的社會的行爲和歷史的時候，結局他們便不得不成爲觀念論者了。當然，話雖是這樣說，我們也不是否定其中有一部份接近着唯物論的見解（即接近唯物史觀）的。地理的唯物論和經濟的唯物論，老早就以幼稚的形態出現了；并且當時的啓蒙思想家，一般都知道社會環境——特別是政治制度——能影響人的社會的性質的形成。例如愛爾維修（Claude Adrien Helvetius）便說過，人既是社會環境的產物，那末如果變革了社會環境，人也能起變化，并且人的各種不好的性質也可以使之消失；愛氏這種學說，對於後來空想的社會主義，是發生了不少的影響的。但是他又說，社會的環境是由立法所造成，立法是由支配社會的觀念所造成，這樣他結局是墜入觀念論了。還有盧騷（Jean Jacques Rousseau），他自己認爲他不是唯物論者而是理神論者，可是實際上，他的唯物論傾向，也是極其強烈的。比方他不但覺得社會的知識進步，是從社會的物質生活必要發生的，并且深知國家和法律是爲了擁護支配階級的利益而設的，并且還認爲政治制度和所有關係，在社會生活當中具有

特別重要的意義，認為單有法律上的形式平等還不够，還應當有實質的經濟平等。但是有一點最重要的東西他却不能夠理解；這就是說，他不知道新的社會組織和政治制度等產生的基礎，是在於社會的生產力的發展。但是這種無理解，決不是虛騷一個人為然，這是當時的資產階級唯物論者的社會學說共有的缺點。

政治制度、所有關係等，在歷史中的意義，一般說來，是被資產階級唯物論所重視的，實則資產階級唯物論的特徵，是在於它不從新舊生產樣式的交替去尋求政治制度和所有關係等的發生和沒落的原因，而卻從立法的觀念去尋求它。那末，何以他們要從觀念中去尋求歷史動因呢？要而言之，是因為他們認為「人」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抽象的個體。這種抽象的個體，具有種種永久不變的性質；正如胆汁從肝臟製造出來一樣，各種各樣的觀念，也從人的這些永久不變的性質——或者是它們的機械的結合和分離——產生出來。這裏，明明白白是把社會還元為個人了。這裏，除了那種自然發生主義和抽象的原子論以外，什麼也沒有。資產階級既然把自然發生的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單只了

解爲天生成的東西，因此成了這種生產關係的俘虜，他們只能夠把人與人的關係理解爲人的一種物的、自然的形態。社會的活動的側面，雖說是在它個別的自然形態之內，但是他們除了把它理解爲幻想的一般關係之外，再沒有別的辦法了。講到社會本身所固有的運動法則，這是他們資產階級所完全不懂的。

資產階級唯物論的社會學說，要而言之，也是想從那作爲一個自然物看待的抽象的個人的各種性質中，抽出各種社會關係和歷史發展的一般法則和傾向；在這種限度內，社會本身所固有的發展法則是畢竟無從發見出來的。

這種情形，可以說是資產階級的思惟所固有的抽象自然主義和原子論的當然結論，這在上面已經提過多次的了。但是，如果更深刻一點來研究的話，這便是由於資產階級沒有能夠理解人與人的關係最後的現實的核心；而其所以沒有這種能力，結局則是由於資產階級本身的革命半途而廢的性格，和不徹底性。資產階級爲了廢棄封建剝削，是曾經與封建制作過鬥爭的，但是他們却再不肯去繼續作鬥爭以消滅資產階級的剝削；而這

種資產階級的剝削，則正是歷史上的最後的剝削方式。人與人的關係，結局是爲這個人
 在生產上所處的社會的階級的地位所決定；因此在階級社會當中，這種社會的根本性格
 是爲剝削的方式所決定。這些道理，資產階級是沒有能力發見出來的了，是要依靠勞動
 者階級去發見了。這是因爲只有這個階級，才是想廢除剝削本身而爲此進行鬥爭的最後
 的階級。

前面所引用過的盧騷的思想，是無產階級化了的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它與十
 六、七世紀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不同，它已經指出了并且攻擊了資本主義的禍害。這種
 傾向，也多少表現在其他啓蒙思想家的學說當中，對於以後的空想社會主義，發生了很
 大影響。但是，啓蒙思想家當時之所以大抵都沒有能够理解歷史的根本動因，無非是由
 於當時勞動者階級的鬥爭還沒有充分發展起來。「勞動者階級的貧困，當時是存在的；
 勞動者自身的運動條件，當時還沒有存在。」（馬克思）因此，在盧騷的時代和初期的
 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時代，他們既沒有能力說明資本主義的本質（資產階級的剝削方式），

也沒有能力發見那變革舊社會和創造新社會的基本的社會勢力。

但是這種情形不只是一時的現象，只要人們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可以說無時不是這樣。比方在法蘭西王政復古期的歷史家——他們也是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者——的時代，情形并不相同，勞動者的革命鬥爭很發展了。并且他們把歷史上的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的意義評價得很高（但是馬克思已經講過，發見階級鬥爭的功績是屬於在他們以前的資產階級的史家。「一八五二年給懷德邁的信」）。但是他們之所以沒有能夠達到唯物史觀，這是由於資產階級本身的革命的半途而廢的性格。他們的意識形態是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對於封建貴族和僧侶的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這是他們所承認的；但是講到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的階級鬥爭，這便不是他們所能承認的了，在這裏他們便不得不唱導階級和平了。事實上，他們對於勞動者階級的革命運動，是完全站在反動的立場的。他們的階級鬥爭史觀，在很多地方都比法蘭西唯物論的社會學說進步些了；但是由於他們把階級鬥爭以及其他現象與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的發展隔絕開了，所以結局不得

不把「征服慾」及其他觀念的原因看做歷史的最後起動力。在這點他們與法蘭西唯物論一樣，還沒有能够脫離唯心史觀的窠臼。在十九世紀的庸俗唯物論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同樣的情形，他們之所以同樣缺乏唯物論的社會的歷史的感覺，是因為他們的意識形態是德意志的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要而言之，資產階級在自然觀的領域，是能够採取相當徹底的唯物論觀點的，但在歷史觀的領域，他們便不能夠這樣了。我想這可以從兩方面的情形找到說明：一方面，物興期的資產階級，基於生產技術上的必要，當時迫切地需要着豐富的自然知識；他方面，就他們的社會而言的時候，他們自身就是不徹底的革命階級，因此他們便沒有能力發見社會本身的發展法則了。至於形而上學的、受動的態度之所以成爲資產階級的唯物論的特徵，這是因爲在公開的資產階級革命開始以前，當時歷史的情形，是資產階級的社會已經是自然發生地形成起來了，當時的人們，是把這種社會作爲既成的事實來接受的；并且，一般地講，資產階級的思想方法所固有的抽象的原子論，可由資本家的商

品生產所固有的意識形態——商品物神崇拜——得到說明。商品物神崇拜所迷住了的資產階級的思维，常常是把感性的東西與超感性的東西分裂開來處理的，這便是在一般的世界觀的領域之內，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之所以視資產階級本身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的程度的不同（當然，這是視各國資產階級的特殊歷史情形而各自不同的）而不斷地動搖於唯物論與觀念論之間的根源；同時，也是資產階級在取得政權之後，在資產階級的革命上面劃一條到此止步的界線，並且隨即開始與勞動者階級認真對立起來的時候，爲什麼一般地都不得不從唯物論立場轉向到觀念論立場的精神的理由。資產階級的唯物論，主要是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在怎樣的程度之內是唯物論的？同時它又是用一種怎樣的方法與觀念論相結合？大體上，這都要看這個時期這個國家的資產階級，是在怎樣的程度之內并且用一種怎樣的方法推動了歷史的發展？但是把世界作爲既成的事實來接受的受動的態度（自然發生主義），却是資產階級唯物論所共通的根本特徵。



那末，我們在下面再把辯證法唯物論的根本特徵作一個對照的研究吧！

二 辯證法唯物論

資產階級的唯物論，對於對象本身的運動沒有能夠加以充分的說明（頂多也只能夠依照機械論的觀點去說明一下）；特別是只要他們是把人當做一個永久的自然物看待的時候，他們對於人的社會的活動，結局只能加以觀念論的說明；所有這些我都在上面說過了。可是，就哲學而言，這也就向我們提供了理論上的理由，使我們能夠理解，為什麼跟在法蘭西唯物論底後面，不得不展開德意志觀念論。從這點說來，我們一直到這裏所說的一大堆話，可以拿馬克思在「費爾巴哈論綱」中接在本文開端所引用的那幾句話之後所說的幾句話說完，馬克思是這樣說的：「因此，那個活動的方面沒有被唯物論加以發展，倒是被唯心論加以發展了——但是只是抽象地加以發展，因為觀念論當然不知道毫無做作的現實的、感性的活動。」

資產階級的革命性是不徹底的，形而上學的弱點是它的理論的反映，所以資產階級的唯物論必然地走到資產階級的觀念論去了。和這相反，辯證法唯物論是徹底地革命的，勞動者階級的世界觀，所以，就在理論上，它也能够克服資產階級唯物論的形而上學的、機械論的弱點。并且辯證法唯物論之所以與資產階級的唯物論不同，而能够正確地評價「人」的變革對象的、創造的實踐的意義，這也是由於它是徹底地革命的勞動者階級的世界觀。辯證法唯物論的最根本的特色正在這裏。

爲了與資產階級的唯物論對照研究起見，我想首先從辯證法唯物論對於自然和自然科學的態度說起。資產階級唯物論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一樣，是把自然按照其一成不變的姿態加以接受的。資產階級唯物論雖說對自然本身的性質、運動以及變化，加以觀察，加以記述，但是在本質上，這不過是把它當做簡單的重復的運動加以觀察、加以記述罷了。可是辯證法唯物論，則不是把自然當做一成不變的東西來理解，而是在運動和發展中來理解它的。辯證法唯物論，是要觀察和說明從舊運動形態到新運動形態的質的

轉化及其各種條件，是要窮究消滅和發生的內在關聯。資產階級唯物論，想把自然的各種現象和各個領域還元爲一個最基礎的領域，比方還元爲原子的世界，而想從這裏把別的較「高等的」(?)各個領域引導出來。他們相信現在總不能成功，結局還是可以引導出來的。他們并且相信：「科學如果更發達了的時候，總有一日一定可以從原子的運動去說明人的社會的活動的。」但是這是錯了的。資產階級的學者常常用類比的方法，從量子物理學中的偶然性問題和統計的法則問題來討論人的自由意志的問題；無論是在物理學者之間也好，在哲學者之間也好。但是量子物理學的世界與人的世界之間，存在着無數的中間階段；現在他們想跳過這些階段而用類比的方法提出問題，一句話說完，這都是因爲他們有於資產階級唯物論的還元論的偏見。五月份「改造雜誌」所載湯川秀樹氏與桑原武夫氏的「對談」裏面，我們也可以明白看出這樣的錯誤和偏見來。湯川氏用類比的、機械論的方法提出了人的自由和量子物理學的統計法則的問題，於是桑原氏便馬上對此加以反擊，他說：結局人是沒有確實的應走的路的，確實的東西只是這種實在

(個別的人的「自然形態」)罷了。由此可以看出他是在想假手於物理學的權威來合理地掩飾頹廢的實存主義。

這些離題稍遠的話且按下不提。辯證法唯物論與此相反：它固然承認自然的各個領域，決不是互相孤立的而是互相關聯的東西，並且承認它們在特定的條件之下，是會由一個領域轉化到、推移到另一個領域去的；但是辯證法唯物論並不因此便假定有一個最基本的領域，不認為別的各个領域結局都要還元到這個領域來。各種不同的特殊的運動法則各自支配着自然的各個不同的領域。辯證法唯物論雖說是要窮究自然的各個領域，例如原子的運動、分子的運動、蛋白質的運動等之間的關聯和推移的各種必然的條件，但是它並不覺得一方會還元為另一方。所謂還元，其意義結局是肯定自然的發展，結局不過是把質的差別還元為量的差別。從舊運動形態到新運動形態的質的轉化，即發展或退步——這種轉化的內的邏輯無非就是自然辯證法。要暴露了這種內的邏輯的時候，我們才能找出一種客觀的可能性來利用自然的事物，以及自然的各種力，以達成我們底

目的。

此外，如果要詳細說明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與辯證法唯物論的自然觀的差別，結局便不得不就全部自然辯證法加以說明。但是我們還得要注意：在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與辯證法唯物論之間，不但存在着這樣的理論的差別，並且在實踐的態度上還存在着更重要的區別。

在資產階級的唯物論當中，自然的研究每每是與社會的需要隔絕起來的；科學者只把自己關在自己的分工之相對的獨立性當中，他們看不見社會分工的整個體系。因此，自然知識的發展，好像只是出自人的愛知心或探究真理的熱情。他們不從發展社會生活的物質的需要去尋求科學發展的原因，而却只從科學精神去尋求它。「爲科學而科學」的態度，便是從這裏發生的。於是在他們中間，便發展了一種完全缺乏唯物論觀點的思慮，以爲科學者只要專心致志地基於愛知心的衝動去探究自然就夠了；這種研究，到底有怎樣的經濟的社會的價值？這對於真理完全是外的偶然的事體。資產階級唯物論的自

然科學者講到自然科學的時候，是不懂得這是一個社會現象的。在這個限度之內，他們是社會的觀念論者。他們不懂得：正是科學者的愛知心的客觀內容結局（就是說雖不是一條直線地、機械地）還是出自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需要，這是不管科學者自己意識到它或意識不到它的。反之，辯證法唯物論，則認為在自然科學者研究自然本身之發展的邏輯時，他們研究哪一部份？這是由我們的社會的物質生活的發展需要所規定的；並且，就是用怎樣的方法去研究的問題，也不是單只由自然本身的邏輯所規定的，同時還要看一直到當時為止發展起來了的知識的歷史性質、範圍、程度，以及實驗技術等的情形如何？並且，辯證法唯物論把自然知識也看做結局是從屬於社會的變革的活動而成爲其一個必要部份的東西。在資產階級的唯物論當中，自然與社會被無法逾越的鴻溝隔離開來，一方面社會被還元爲自然，這中間是貫串着抽象的機械論的自然主義，他方面在這個分裂爲兩部份了的世界當中，社會的活動的方面結局是被用觀念論的方法加以說明了。但是辯證法唯物論則一方面承認社會是大自然的一部份，是大自然的發展的一個特

殊領域，同時又認為自然科學各分科，各自有一定的不同領域作研究對象，而社會則在這些領域之外有它的獨立的發展系列——必然性。

關於自然知識的問題，好像已經花了不少的篇幅；總而言之，辯證法唯物論的根本特色，是在於它結局是從社會變革的觀點去處理自然知識，提出自然知識的問題，並且提供有助於解決這種問題的普遍的邏輯；至於講到社會知識，那是更不用說的了。就是科學和技術的發達，也不能被棄置在資產階級社會所固有的「自然發生的狀態」之中。我們應當合理地把它們改編一番，使它們成爲有助於勞動者階級的解放及其地位之提高的、從而有助於社會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物質手段。並且，特別就今日的情形來說的時候，一切的科學者、一切的技术者都應當積極地起而與獨佔資本的文化野蠻化、文化的復古以及其破壞科學的傾向作鬥爭。並且我們對於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自然科學唯物論——的單純的客觀主義的態度（把科學的自然發生狀態單獨作爲「現成的東西」接受下來，並且就這樣望着它過去的非實踐的態度）應當加以嚴格的批判。

其次，我們再把辯證法唯物論對於社會理論或社會學說方面的態度，說明一下。可是關於這點，如果要用一句話說完，便可以說社會理論或社會學說，一直到有了唯物史觀之後才成了真正的科學。這就是說，關於社會方面的事情，人們之所以能够採取真正唯物論的、科學的立場，正如上節也提到過的一樣，是因為想追究并廢棄那支配着階級社會各種生活最深根源的剝削關係本身并且進行着鬥爭的階級是勞動者階級；辯證法唯物論，實在就是以這種勞動者階級的階級鬥爭爲主要推動力發展起來的（當然，無論在自然科學領域也好，或在社會科學領域也好，有時候具體知識的量的日益增大，和水準的日益提高，也可產生壓力，使得辯證法唯物論「自然發生地」形成起來，不過這種事情是極其稀罕的，并且大抵也十分不充分）。人們研究和發展辯證法唯物論的各種理論，是以勞動者階級的革命鬥爭爲主要推動力的，只有這種事實才能够正確地認識在辯證法唯物論中實踐對理論的優越性，才能够一般地正確地評價科學的理論本身的變革的、實踐的性格。

斯大林在講到先進的社會思想和社會理論的積極的和能動的功能時，他在辯證法唯物論和史的唯物論中會作了如次的說明：

「新的社會思想和理論，只有在社會物質生活的發展已經提出了新任務之後才會發生。但是在它們發生之後，它們便成了極重大的力量，能夠幫助解決社會物質生活發展所提出的新任務，能夠幫助社會的前進。新的思想、新的理論、新的政治觀點、新的政治制度的最偉大的組織的動員的、變革的意義就在這裏。」

這些話首先可以應用於辯證法唯物論本身。辯證法唯物論與資產階級的唯物論是不同的，它既不是自然主義，也不是客觀主義。它首先就不得不是積極地有助於我們各種活動，以引導我們的社會生活走上正當發展的道路。就是對於研究自然，辯證法唯物論也不得不是積極地有用的科學的方法論。辯證法唯物論特別重視實驗在自然研究中的積極的意義。在科學的思索與生產技術通過實驗而互相有機地結合起來了的時候，現代科學才能够認真地發展起來。

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與辯證法唯物論的區別，無論在自然理論方面也好，或在社會理論方面也好，都在於它們是不是徹底承認我們理論之能動的、組織的、實踐的功能。辯證法唯物論是對於自然進行積極的組織的研究的武器，是這種研究的方法論。同樣，就講到社會的話，它也不得不是積極的組織的社會變革的理論。因此，這裏便存在着一種必然的理由，使我們可以說，辯證法唯物論特別不得不是勞動者階級先鋒隊的政治的實踐活動的理論。在社會理論中也一樣，承認或不承認這種積極的組織的實踐的功能，這正是使社會革命家成爲辯證法唯物論者或停止在資產階級的唯物論的界限之內的一個分水嶺。關於這點，斯大林曾說過如下的幾句話：

「經濟主義者和孟塞維克的沒落，其中有一個原因是在於他們不承認先進的理論和先進的思想的動員的、組織的、變革的功能，墜入了庸俗的唯物論，差不多是一筆抹殺了這些要素的功能，而使黨墜入了消極性和無氣力的境地。」

舊唯物論是機械論的；但是新唯物論則是辯證法的。——這樣來指出新舊唯物論的

特徵，是從來常常被採用的學院式的方法。但是在剛才引用的斯大林的話中所指出的舊唯物論和新唯物論的特徵，却是更根本的，並且是用重要的實踐的方法清清楚楚指出來的。舊唯物論，正如上節已經說明過的一樣，是直觀的，受動的；因此它也就不得不成爲實體論的和機械論的。但是，新唯物論則不把事物看成固定的，而把它看成發展的，不從受動的立場去看事物，而從變革的和創造的立場去看事物。如果關於事物和社會的知識不能貫徹科學的立場，則我們便不可能創造出新的事物和新的社會來。辯證法唯物論有一個絕對的條件，這便是它應當貫徹科學的立場。

資產階級的唯物論是資產階級的世界觀，這個階級本身的革命性格，本來就是半途而廢的；辯證法唯物論與此相反，它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而這個無產階級，則是一個徹底地革命的階級；而辯證法唯物論的積極和科學的性格，則是生根在這個事實中。關於這點，上文已經說明過了。但是我想還有進一步把這點予以明確理解的必要。辯證法唯物論一般地是勞動者階級及其先鋒隊的「動員的、組織的、和變革的」世界

觀，只有充分理解了勞動者階級所處的革命地位及其所發揮的功能之後，才能够理解到這點。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與辯證法唯物論的根本區別，歸根結蒂是來自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階級的根本區別。

大家都知道，斯大林在列寧主義問題中，在講到資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的差異時，舉出了五個主要點。其中特別值得在這裏引用的，是如下的三點：

1. 「資產階級革命開始的時候，普通都是已經有了多少完成了的資本主義秩序的各種形態，這種秩序是在公開的革命開始以前就在封建社會的胎內成長并成熟了的。但是無產階級革命開始的時候，則缺乏社會主義秩序的完成形態，或者差不多完全沒有。

2. 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在於奪取政權并使之適應於業已存在了的資產階級的經濟。但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任務，則是在於獲得政權以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經濟。

3. 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在獲得了政權的時候便告完成。但是在無產階級革命當中，獲得政權不過是革命底開始，所以政權是被利用做變革舊經濟并組織新經濟的推動

力。」

在資產階級看來，資產階級社會在本質上是現成的東西；這可以說是封建社會的胎內自然發生地成長并成熟了的東西。資產階級站在這個成熟了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上對於封建制作鬥爭，只是爲的奪取政權罷了。資產階級的唯物論所固有的直觀的、受動的態度，正如前述是與資產階級的這種本質上自然發生的性質有關係的。

但是，無產階級則不得不自己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政權的獲得不過是一個建設新社會的出發點罷了。對於無產階級，新社會既不是現成的東西，也不是自然發生地成熟的東西。這是不得不親自去創造出來的東西。當然，創造新社會的各種物質的條件是已經成熟了的。但是這些條件始終只是條件罷了，都不是新的社會制度或新的經濟秩序本身。從這點，便可以說明無產階級爲什麼與過去的任何階級都不同，而不得不成爲能動的、創造的階級。

從這點，便可以說明爲什麼無產階級比過去的任何階級都不得不更正確地更科學地

去洞察和探究社會的物質生活的發展要求，因此也不得不更正確地利用社會知識以至自然知識。同時，從這點也可以說明無產階級爲什麼比過去的任何階級都不得不更特別重視革命的先進理論的「動員的、組織的和變革的力」。

最後，還有一件事我想附帶地說一下。以上所說的一切，總結起來，不過是說資產階級唯物論是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辯證法唯物論是勞動者階級及其先鋒隊的唯物論。辯證法唯物論，是由勞動者階級所新發展起來的唯一的科學的、創造的世界觀。資產階級唯物論與辯證法唯物論之間的距離，就是資產階級與勞動者階級之間的距離，也就是資產階級這個特殊的最後剝削階級與將來的沒有剝削的人類社會全體之間的距離。

資產階級的唯物論，是從來一切的舊唯物論的最後形態；當然，不能因爲這些舊的唯物論是「舊的」，便說它是完全錯誤的。從來的舊唯物論，在其各自的歷史時代中都有貴重的財產，這財產是革命的傾向通過其與反動思想的鬥爭而產生出來的。而辯證法唯物論，則把所有的這些財產一概都繼承過來了。要重新檢討這些財產，是一個另外的

題目。可是辯證法唯物論在這個財產目錄上更增加了完全新的東西，並且這新增加的東西是具有決定意義的豐富而重要的部份。把這件事體概觀一下，這也是一個另外的題目。正如在本文開端已經講過的一樣，本文只是與資產階級唯物論相對照起來考察了一個根本不同的特色，不過在今天爲了從反動思想的攻擊去保衛辯證法唯物論起見，闡明這件事也是十分重要的。

因爲在今天，爲了對抗並粉碎那獨佔和頹廢的階段中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起見，站在資產階級唯物論的立場已經完全是不可能的了。過去的、革命期的資產階級的進步思想的内容，這是辯證法唯物論所繼承下來的最大遺產，但是，假若因此就說過去的資產階級所用以作鬥爭的形式上的自由、平等主義和人本主義等思想的政治的武器，可以原封不動地（即不把資產階級性拔去）拿來對抗今天完全反動化了的獨佔資本家，那就是時代錯誤。可是人們對於這一點常常是沒有弄清楚的。近代主義的謬誤就在這裏。

資產階級唯物論，是近代主義的理論基礎。近代主義的各種形態，是資產階級思想

的各種形態。因此他們今日的形態之與獨佔和頹廢所產生的一切不健全的東西相結合，是不足爲奇的了。

但是，我們常常看到一些掛名爲辯證法唯物論或唯物論一般的東西，實際上是沒有越過資產階級唯物論的雷池一步。關於這點，我不想更詳細地討論了。但是假如這樣搞下去的話，是不能夠充分對抗今日的資產階級的觀念論的。這等於自己把攻擊的武器交給敵人。因爲如果只從理論方面看，今天的哲學的觀念論，正是依據了上面所說過的資產階級唯物論的弱點，說它不能夠科學地說明人的社會行爲；并且今天的哲學的觀念論，正在利用這個弱點來展開它的陣地。從這個意義說來，我們不得不說在德意志觀念論以後，一切現代哲學的主要舞台，都不是自然，而是社會，一切哲學思辯的主要對象，都是人的社會的、歷史的行爲本身。正是因爲這個原故，所以今天的哲學的觀念論，在與辯證法唯物論作鬥爭的時候，是從辯證法唯物論把它的勞動者的階級性抽拔出來而使之一般地轉化爲沒有階級性的「科學理論」或科學主義或客觀主義，并且極力把

辯證法唯物論降低到資產階級唯物論的見地；這樣把它拉向後退，并且使人以為他們攻擊了資產階級的唯物論（例如資產階級的唯物論，從性質上講，它是形而上學的、機械論的；而關於社會的、歷史的現象，則它又是從超歷史的、抽象的觀點去理解的；諸如此類的事都成了他們攻擊的對象）便是攻擊了辯證法唯物論（西田哲學和田邊哲學也有這個特徵）。至於講到我們已經說過的辯證法唯物論的革命的實踐的性格時，他們不是執拗地抹殺它，便是想回過頭來對此加以觀念論的修正。

這便是今天的哲學的觀念論對於辯證法唯物論所採取的一貫的最普遍的攻擊方式。最近的主觀性論，歸根結蒂也不過是這種攻擊的一個特殊方法罷了。它的主要目的是在於用那關於超歷史超階級的「人」的「實踐能力一般」的資產階級「實踐哲學」的說明，去隱混着辯證法唯物論的「動員的、組織的、變革的」積極的實踐性格。這是想用那關於抽象的當爲（人的行爲中的某種要求）的超階級的觀念論的說教去在理論上歪曲着勞動者階級的實踐。

民國三十八年九月初版
民國三十八年九月初版

新時代小叢書第七種
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與辯證法唯物論 (全一冊)

◎ 基 價 一 元 八 角

(郵運匯費另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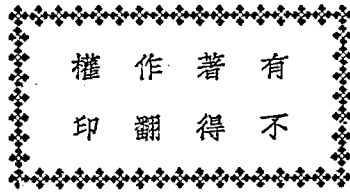
原 著 者 山 田 坂 仁

譯 者 阮 有 秋

發 行 人 李 虞 杰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印 刷 者 上 海 澳 門 路 八 九 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 行 處 各 埠 中 華 書 局



有 不 著 得 作 翻 權 印

(一四四三六〇中)

#10

227764

0

227764



22759